



陳鶴琴全集

第一卷

陳鶴琴全集

九一老人許德珩題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

陈鹤琴全集

(第一卷)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扬州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26.875 插页8 字数548,600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册

(平装1,500册, 精装600册)

ISBN 7-5343-0230-7/G·212

统一书号: 7351·608 定价: 平装6.05元 (贴塑)
精装7.05元

责任编辑 朱述宾

编辑说明

一、陈鹤琴（1892—1982）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和儿童教育专家。他一生献身于人民教育事业，留下了大量教育论著，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中的一座宝库。他的论著大部是他亲自实践的总结，也介绍了一些西方儿童心理和儿童教育研究的成果。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和促进我国教育科学研究中，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我们搜集到的有专著、教科书、讲义、论文、实验报告、发言稿、儿童课本及儿童课外读物（包括玩具、教具、设备设计图）等总计约300多万字，除有的专著当时曾多次出版单行本外，大部分发表于20年代至50年代的刊物、杂志上。近几年来，继教育科学出版社将陈鹤琴的《家庭教育》一书重版后，北京出版社又出版了《陈鹤琴教育文集》上、下两卷。但由于篇幅限制，尚不能反映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全貌。为了使这些能够反映我国现代教育史的发展状况、而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的宝贵遗产得以完整地保存下来，江苏教育出版社决定出版《陈鹤琴全集》，以利于进一步了解和研究陈鹤琴及其教育思想，促进我国教育科学研究、教育改革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陈鹤琴全集》采取分类编年体例，分编为六卷。第一卷为儿童心理；第二卷、第三卷为幼儿教育、家庭教育；第四卷为小学教育；第五卷为师范教育、智力测验；第

六卷为其他（包括文字改革、读书札记、书信、读物等）。各卷篇目按内容及写作或发表年代先后排列。各卷卷首均有照片及手迹。第六卷卷末附有作者年表。

三、《全集》的编纂以原稿或印本为据。对各篇之间的某些重复作了一些删节，个别地方明显有误的作了一些修订。其他包括文字、用词、标点等基本上都按原版排印，力求保持原作的容貌，反映出写作的时代特点。对编写的儿童读物、课本、教材因数量较多，只选用部分有代表性的篇目、章节。

四、《全集》采用简注。同一注释条目，在同一卷中首次出现时加注。原著注释一般排在文内。今注排在文后。专著注释排在每章后。

五、《全集》由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梅克、陈秀云同志负责。参加工作的有夏慕贤、陈一飞、蔡怡曾、周建平同志，并特请戴自俺、钟昭华同志参加编辑工作。

六、《全集》编辑得到中共江苏省委及江苏教育出版社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并得到陈鹤琴生前友好及学生的热心赞助。许德珩同志为《全集》题写书名，钟民、高觉敷同志为《全集》写序，谨在此一并致谢。

七、限于水平，编辑工作中欠妥及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指正。另外，由于年代已久及其他原因材料散失，有的遗著迄今尚未找到，如有发现，亦希能随时提供，以便补遗。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1987年3月

深切怀念老教育家陈鹤琴先生

——为《陈鹤琴全集》序

今年3月5日是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陈鹤琴先生诞辰95周年。正在这个时候，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决定编辑出版《陈鹤琴全集》，这是很有意义的。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我曾在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从事工人教育运动和党的教师工作。当时，陈先生曾以他的社会声望及地位，和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合作，对我们的工作予以积极的支持。他那强烈的爱国热情，热爱教育和进步事业的献身精神，以及纯朴正直的品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际此时机，我谨以钦敬和深切怀念之情，谈谈我对陈先生的为人和出版《全集》意义的几点认识。

第一，陈先生和陶先生一样，是我国现代的一位著名教育家。陈先生以鞠躬尽瘁的精神，毕生努力实践和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为中国人民和中国儿童服务的教育道路，并为此而作出了重要贡献。

他主持过多种艰巨的教育实验，总结出的教育理论含有大量的具有创见性的主张。他特别重视幼儿教育、儿童教育的科学研究和实践、推广工作，确实不愧为我国现代科学化

的儿童教育奠基人。他创建了从幼儿教育到高等师范教育较完整的教育体系。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他所培养和团结的许多教育工作者，在我国现代教育中是深有影响的。他热心于普及教育，从事过广泛的工人与其他劳动人民的成人义务教育。30年代，我在上海隆昌路办沈家滩工人识字学校和余日章小学，抗战爆发前后，又组织、团结教师进行抗日革命活动，这期间，曾先后得到陈先生不同形式的支持。“八·一三”日寇侵占上海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他负责大规模的难民教育工作，推行新文字运动和编写爱国主义教材，倡办报童学校，发起“成人义务教育促进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推行文化救亡和抗日教育运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今天，我们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陈鹤琴先生这种从我国的国情、儿童和人民的实际状况和需要出发，去创造中国化的科学化的教育思想，是应该继承和发扬的。

第二，陈先生原是一位富有爱国思想和正义感的民主主义者，由于他在教育事业和政治活动的实践中，不断追求真理，终于发展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信仰者。他和中国共产党有长期亲密的合作关系，是党的挚友。他是一位值得后人尊敬的、从旧中国到新中国为探求真理而不断进步的、优秀的一辈知识分子的典范。

在“五四”精神鼓舞下，1920年他的第一个调查报告《学生婚姻问题之研究》发表，观点富有民主精神，当时就受到我党缔造者之一的李大钊同志的称赞。他和陶行知先生长期以来是志同道合而相互切磋、相互支持、共同进步的

战友。抗战初期，在上海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推动的以团结上层知识分子，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为主旨的“星期一聚餐会”和以实现民主政治为宗旨的“民社”进步政治组织。他热烈拥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和全民抗战的政策，积极参加了以募集医药物资支援新四军的“节约救难”运动与支持慰劳活动。由于他积极从事各种救亡运动，而为日伪所仇恨，受到了暗杀的威胁。他改装蓄须、继续活动，直到被迫离沪。他去大后方，积极带领师生开荒山，建学校，坚持抗日教育。解放战争期间，他继续在我党的影响下，热情支持争取民主自由的教师运动和学生运动。他在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和迫害中，深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广大儿童得到幸福。解放初，他热情参加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从此，他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行忘我的工作。他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广泛阅读中国历史和社会科学的著作，因而使他的教育思想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十年内乱中，他尽管受到了冲击，但仍然坚信党和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鼓舞下，他在高龄的晚年又热情地焕发出光和热，提出许多重振教育的建议，并再次提出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临终前，他喃喃地喊着：“毛主席、周总理……”表达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无限忠诚与热爱。

今天，我们在建设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陈鹤琴先生坚定的政治方向和高尚的思想情

操，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发扬。

第三，陈先生是一位充满朝气、勇于改革、敢于创新的教育家。他坚决反对陈腐的、死板的旧传统教育，提倡适合时代、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的教育原理、教学做合一的新思想、新方法。

今天，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进行全面改革，尤其要继续进行教育领域的各项改革。陈鹤琴先生教育思想中的真知灼见，在今天仍然具有生命力，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借鉴和发展。

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一文中教导我们说：“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又说：“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这个精神也适用于我们在教育改革中，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对待过去的，尤其是我国自己的教育家从长期实践中探索创造的教育思想。对陈鹤琴先生留下的这份可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继承其精华，使之有用于今日的教育改革和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谨书此数事，祝贺《陈鹤琴全集》的问世。

钟 民

一九八七年三月

序

《陈鹤琴全集》就要开始出版了。这是继《陈鹤琴教育文集》出版之后又一件富有意义的事。《全集》的编者希望我写一篇序言。我和陈老在20年代开始认识，其后也多次在一起共事，他是我的前辈，又是我的知心好友，关系一直是很密切的。我很高兴接受这项工作，我觉得我有责任向读者推荐这部著作。

陈鹤琴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是极其丰富的，它包括幼儿教育、小学教育、师范教育、家庭教育、新文字（文字改革）和难民教育等各个方面。特别是幼儿教育，更使陈老驰名国内外，成为东方的福禄培尔，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陈鹤琴是我国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他的幼儿教育思想是以儿童心理为基础的。《陈鹤琴教育文集》上卷就登载了他的儿童心理研究的大部历史文献。下卷《发展幼儿教育的几点建议》，第一条又指出：“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影，而是有他独特的生理、心理特点的。”这就是说，教育者必须掌握其特点，掌握其生长发展的科学规律，才能把幼儿教好养好。而儿童心理学的知识对于进行幼儿教育是异常重要的。

他热爱儿童，热爱儿童教育。在他病危时，潘菽同志和我到他家去看他，当时他已不能说话了，但还是要求用纸笔

把他心中要说的话写出来，写好后给我们看，我们只认得出九个字：“我爱儿童，儿童也爱我。”我深受感动。后来听他的夫人俞雅琴师母讲：“六一”节他还抱病前往鼓楼幼儿园，同孩子们欢度节日。所以潘老在《陈鹤琴教育文集》的序文中说：“因为他热爱儿童，儿童也喜欢他，所以他要研究儿童，了解儿童，要讲求幼儿教育，要宣传家庭教育；要办幼儿园，要办小学，要常常谈怎样做父母的问题；要研究儿童玩具，要关心儿童能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要办师范，要重视师资的培养等等。”所可憾者，我们对陈鹤琴教育思想宣传不够，以致在文化教育一向优越的南京市去年还发生了幼儿园虐待儿童的事件。这进一步说明陈鹤琴教育思想有深入研究和广泛传播的必要。

我们应如何研究陈鹤琴教育思想呢？《文集》下卷有一篇《教育史》导言给我们以深刻的启发。他在这篇导言中主张研究教育史应以马克思、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理论为指导，也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古今中外的教育家思想。他说：“社会存在怎样，社会物质生活怎样，社会经济制度怎样，教育学说、学校体系、教养、课程、组织内容以及其方法也就会怎样。”所以研究陈鹤琴教育思想也必须考察这个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条件。必须注意陈老前半生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中度过的。他留学美国，曾受过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和机能主义心理学的影响，接受了在“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学习心理学原则；回国以后他没有照搬照抄，而是针对旧中国死读书、读死书的

死教育的实际，宣传了婴儿期的意义和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影等正确的主张，肯定了儿童心理学是幼稚教育的基础，提出了注意儿童健康，养成良好习惯，教学做合一的，游戏式教学法的活教育。他办的鼓楼幼儿园把儿童教活了，这给当时的儿童教育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即使在今天，他的儿童教育、师范教育理论也还有其现实意义。

但是陈鹤琴教育思想不是封闭式的，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前进逐步发展的。他在抗战时期提出了非常时期的教育措施。他大声疾呼地指出：“国家到了危急存亡的时期，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若不能积极地参加国家战时的活动，这教育是无用的、破产的，应该予以解散。所以我们在全面战争开展时，应该针对目前的局势，未来的需要，把儿童教育的设施方法整个地改革一下。”接着他提出了具体改革的要点。他的爱国主义情操跃然纸上，在当时曾引起很多爱国教育家的共鸣。

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他又发表了《战后中国的幼稚教育》，提出了战时与战后中国有什么不同的问题。他说：“战时中国的两大任务是坚持抗战与实现民主，坚持抗战的目标是争取民族的自由与解放，是争取国家的独立与民主；实现民主的目标是改进人民的生活，是清除封建的支配。今天抗战虽已结束，而此二大目标仍然未曾实现，中国社会在本质上仍与战时无异。”他的矛头指向哪里是很明显的。他置生命安危于度外，直言不讳，表现出一个大无畏的反法西斯的教育战士的精神，是可以令任何人感动的。

陈鹤琴不论在学术上还是在政治上都是一个有原则的、

无畏的战士，这里我还补充两件我亲身经历的事。那是在本世纪的20年代后期，我们在上海有十来个心理学工作者组织一个小小的集会，每隔两星期聚会一次，轮推一位专家，主讲一个专题，然后展开讨论。我记得有一次郭任远主讲讲题是“作为生理学科学分支的心理学”。他在讲演时，抹杀了人的特点，把人的心理学贬低为生理学的一个分支。对他的论点大家很少表示同意，而最有力的反对者则是陈鹤老。陈先生主张人有意识，不能等同于动物。心理学是要研究人的意识的，我们决不能否定它独立存在的权利。这使我进一步认识到，陈鹤琴先生虽然平时平易近人，但在学术上却不是随声附和，人云亦云，而是有一定原则的。

第二件事就是在1947年“五·二〇”运动中，我的女儿亦韦在无锡江苏教育学院求学，因写贴爱国标语，宣传“反饥饿、反内战”，被学校开除了。我向该院院长求情无效，只得忍痛让她失学了。有一天，中国教育学会在南京召开会议，我看到了陈鹤琴先生。我对他说，我的女儿参加学生运动因而失学了，希望能让她到上海幼专上学。出乎我的意外，他满口答应，这不能不使我对他深表感佩。要知道那时在蒋政权统治下，特务横行，鹰犬满街。被开除的革命学生被视为“危险人物”，当校长的怎敢收留呢？陈鹤琴先生不计个人安危，让我女儿同另外三名与她同命运的学生一起进了他的幼专。所以我同这四名学生永远怀念这位富有正义感、具有大无畏精神、热爱爱国学生的老校长。

解放以后，他欢欣鼓舞，心情舒畅，进一步发展他的教育思想，拥护党的教育方针，写出好多篇重要论文，如《幼

儿教育的新动向》、《怎样做人民的幼稚园教师》、《加强对儿童和青少年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的几点建议》、《发展幼儿教育的几点建议》等等。最后一篇是他1979年11月在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他对党中央领导同志重视幼儿教育深表钦仰，而对“四人帮”摧残幼儿教育非常痛心，他说：“我今年八十八岁了，但热爱幼教事业的心依然十分炽烈，回顾我从事幼儿和儿童教育及师范教育的研究和实践凡数十年，深感幼儿和儿童教育是培养广大的新一代，是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部分，关系到我国未来和民族命运的大事，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影响深远。当前重振幼教、儿童教育事业极为迫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愿以有生之年和同志们一起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为祖国教育事业的兴旺而竭尽全力。”肺腑之言，感人至深！所以我深信如果一如他的愿望，他能活到一百二十岁，他一定会随时代的前进而不断发展他的教育思想的。

他这种永不满足、探索前进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崇敬的。我们必须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本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给予陈鹤琴教育思想以高度的评价，并通过研究和实践使它进一步发展，为党的教育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关于理论联系实际，我还想说几句：陈老热爱儿童、尊重儿童，但他反对溺爱。孔子教育学生也知道不及者过之，过者退之。在提倡计划生育的今天，独生子女有被溺爱的危险时，陈老如果仍活在人世，一定会针对儿童心理特征，用他们可以接受的教学方法，对他们进行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以适应党的“四有”号召。总之，陈鹤琴教育思想，

也如他本人的政治思想一样是向前看的，发展的，是随社会生活、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前进、永不停止的。陈鹤琴教育思想实质的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此。因此陈老的高风亮节是我们学习的典范，而他的老当益壮忠于幼儿教育、儿童教育、师范教育的坚定不移的专业思想，尤其是教育者学习的榜样。

高觉敷

一九八七年三月



陈鹤琴先生

一切为儿童
一切为教育
一切为四化

陈鹤琴 八二·六·一